

01 澎湖曾是蒋介石进入台湾的跳板



不说已知
只说未知

随着共产党势力日益强大，蒋介石被迫通电全国下野，隐居其家乡溪口，蒋介石的总统职务由代总统李宗仁接手，李宗仁与共产党进行和谈，但当时早已作好各项撤退准备与人事布局的蒋介石，其实还是国民政府的幕后操纵者，并已悄然为进入台湾布局。

蒋介石究竟为何决定进入台湾，众说纷纭。其实早在1948年，东北、华北地区国民党战事陆续失利后，蒋介石就有以江浙闽台等沿海口岸作为堡垒的构想，他不再幻想以西北、西南作为根据地，陆续安排他信赖的人接任沿海各省防务、政务。当年年底，蒋介石以“缩小范围”的方式，选择“单纯环境”以挽救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。此时，国民党部分部队与陆军大学已展开迁台计划，蒋介石也致函吴敬恒等人，劝他们到台湾休养。

到了1949年，全国的形势更加严峻，蒋介石原本还在转战西南或东渡台湾之间举棋不定，但最后他接受了张其钧的建议，把兵力集中在有海峡天堑之险，又兼有农粮工业生产能力的台湾。同时蒋介石认为台湾岛扼守太平洋西航道，一旦有事，以海权为主的美国不可能坐视不管。

1949年1月中旬，虽然蒋介石下野前对民社党、青年党高层强调自己“绝不会如外界所揣测，逃避到台湾去”，但事实上，蒋介石暗中已展开将海军、空军总部转移到台湾的计划。蒋介石也在1949年初拟定6月到台督导军事，7月完成台湾防务预备；当时对外称病并在台湾休养的陈诚，也在蒋介石的催促下，迅速接替魏道明出任台湾省主席，为“国府”迁台作准备，蒋介石

并同时发布由蒋经国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。

另外，蒋介石在陈诚就任后，赶在1949年1月10日下野前，命令中央银行将约80万两储备黄金转移到台湾、厦门，由蒋经国和亲信周宏涛督运。2月10日左右，上海仅余留20万两黄金。1949年底陈诚在台实施币制改革，正是以这批黄金作为改制基金的。

四五月间，蒋介石在蒋经国的陪同下，搭乘太康舰自溪口抵达上海，见形势不佳，再搭乘“江静轮”驶往舟山群岛南下巡视。5月5日，离开上海前，他除了带着蒋经国去虹桥路拜别宋美龄父母坟墓，也没忘了去东平路“爱庐”看最后一眼。想当年爱庐在蒋介石与宋美龄新婚时的风光，蒋介石承认，如今“全室皆空，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”。

当时，美军已无意继续增援蒋介石或让国共双方在上海决战，反而建议蒋介石尽早撤退；负责上海防务的汤恩伯更直接向蒋介石暗示，对上海的固守已然没有把握。加上陈诚在4月底拍发电报促蒋介石尽早来台，因此5月7日，蒋介石乘“江静轮”离沪，赴舟山群岛视察机场等各项防务设施，但事实上，他在途中船上的日记已写明，想建设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的省区，亦即锁定此行目的地即为台湾。

不过蒋介石还是期待能建立双重战场，一方面通过抗战的大后方重庆，奠定西部基地基础，同时通过控制东南各省与沿海岛屿作为第一线，建立前线训练干部基地，兼而建设台湾成为后方屏障，图谋“反攻大陆”。例如当年大陈岛就陆续聚集5万多人准备反攻；之前并无军队驻防的金门，也由上海建筑承包商兴建了海岸防卫岗哨、碉堡20余处。另一方面，为加强对上海、南京等地的攻势与轰炸封锁，蒋介石与蒋经国也特别关切舟山群岛机场设施的修建进度，多次前往视察，希望以舟山群岛牵制封锁沿海，控制经济，并待国际形势变化后伺机反攻长江下游。

据陶启圣回忆，澎湖是鼓浪屿之外，蒋介石认为较适宜发展成训练干部前线基地所在，所以蒋介石随后搭乘专机飞福州，并于1949年5月17日转赴澎湖马公视察，蒋经国随侍在侧。当时为安排蒋介石落脚，一部分侍卫早于几天前到澎湖摸清了附近的环境，其余先赴台湾花莲驻守。据跟随蒋介石来台的侍卫回忆，有人曾向蒋介石报告行馆所在本来是一片墓地，蒋介石却说：“墓地风水地理才好。”

（摘自《蒋介石后传：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》师永刚方旭著）

19 生活又回到了往常



虐心的爱
残缺的美

“我也是，为了考试，好几天都没有好好睡觉。”我假装没听懂弦外之音。

“你吃完饭想做什么？”

“回寝室休息。”

他看着我，目光有些留恋：“好吧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“不要你送，又不晚，我自己坐车回去。”他送我，一定会送到寝室，那么长的路走过来，他要付出常人几倍的力气。

“我送你。”他付了账，拿着我的书包，口气不容置疑。

“那就送到校门口，现在还早，门口有校车，可以一直送学生到寝室前。”

“NO。”

“那我宁愿你把车停到校长楼前。”我长叹。

“好主意。”

他把车停到校长楼前，送我到寝室门口：“你们寝室有电话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是我的电话号码。”他掏出笔，将号码写在我的手心上。

我一回到寝室就躺了下来。我打开随身听，刚要换上王菲的磁带，看见安安推门进来。

“你这么早就回来了？陪白马王子到哪里去了？”她问。

“随便走走。”

“来来来，小秋，坦白交待。”她给我倒了一杯茶，搬了个椅子，坐在我的床下，“大家都说还是你有能耐，上学才两个月，人生地不熟，就不声不响地钓个金龟婿回来。”

安安是这个寝室唯一可以帮助我的人。其他的人虽然天天见，交情却浅。萧蕊也喜欢我，只是她自己特别忙，忙着交男朋友。

“只是一般地认识。”我说。

“他是哪里人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和你相差几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父母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宁安安拿眼瞪我：“喂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如果这叫谈恋爱，你连头都开错了啦。”

“萍水相逢，有始无终，何必打听人家的出身。”

“他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。你看他的气质，几代人也熏陶不出这样一个来。”

“关于他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他是建筑设计师，以前学经济。芝加哥大学毕业。”我说，“这些还是你们问出来的。”

“我们问的当然都是实质性的问题。他的收入如何？”

我失笑：“不知道，我又不给他发薪水。”

“请你吃过饭吗？”

“请过。”

“哪个酒家？什么级别？这个很能说明问题。东街的海鲜酒楼，一顿小菜就要2000块左右。”

“去过云南菜馆，菜都很便宜。”

“上网google过他吗？”

“什么是google？”网吧那么贵，我从来不去。

“把他的名字当作关键词搜索，会出来关于他的所有信息。你没时间我帮你查。他的名字是哪三个字？”

“不告诉你。”

“他住在哪里？住在哪里也很能说明问题。”

“不知道。我们只在咖啡馆见面。”一想到今天我在他公寓里做的事，我不敢告诉她真话，以免她问个没完。

“他有车吗？什么牌子的？要知道在北京，建筑师可是高薪阶层。”

我用被子蒙住头：“安安你饶了我吧。”

“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”

“最后一个问题。”她说，“为什么他的腿是跛的？”

“先天残疾。”

“安安，别再问了。”我掀开被子，“让我睡觉，我真的困了。”

“等等，最后一个问题！”她拉开我的被子，“他问过你的电话号码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耶！”

那一夜，整整一夜，我不能入睡。和他在一起的情景，一幕幕在脑海中重现。

沂川，我爱你，但我不了解你。了解你越多，我会离你越远。

生活又回到了往常。我白天上课，夜晚去咖啡店。我看见小叶，心里有些愧疚。我知道什么是爱，便能体会她的痛。我知道我的莽撞，便能体会她的愤怒。

我对小叶说：“Hi！”

她冷冷地看我一眼，扭过身去。

小童过来向我打招呼：“小秋，过来说话。”

我先去换了工作服，然后跟着小童进了办公室。

（摘自《沂川往事》施定柔著）